

S H I J I E M I N G Z H U

新课标推荐读本



世界名著



BALI SHENGMUYUAN 巴黎圣母院

雨果

延边大学出版社

新课标推荐读本

世界名著

BALI SHENGMUYUAN 巴黎圣母院

雨果

延边大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巴黎圣母院/《世界名著》编委会编. —2 版. —延吉: 延边大学出版社, 2010. 1

(世界名著. 第2辑)

ISBN 978 - 7 - 5634 - 3039 - 0

I. ①巴… II. ①世… III. ①长篇小说 - 法国 - 近代 - 缩写本
IV. ①I565. 4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0)第 008664 号

巴黎圣母院

原著: 雨 果

责任编辑: 善 姬

出版发行: 延边大学出版社

社址: 吉林省延吉市公园路 977 号 邮编: 133002

网址: <http://www.ydcbs.com>

E-mail: ydcbs@ydcbs.com

电话: 0433 - 2732435

传真: 0433 - 2732434

发行部电话: 0433 - 2133001

传真: 0433 - 2733266

印刷: 大厂回族自治县兴源印刷厂

开本: 710 × 1000 1/16

印张: 50 字数: 350 千字

印数: 1—6000

版次: 2010 年 6 月第 1 版

印次: 2010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 - 7 - 5634 - 3039 - 0

定价: 50.00 元(共 5 册)



丑王节	(1)
丑王与美少女	(10)
夜晚跟踪	(19)
克洛德和加西莫多	(35)
聋子审案	(42)
爆发的火山	(52)
逼 供	(75)
广场上的绞架	(91)
丑王救美	(103)
魔 爪	(113)
围攻教堂	(123)
最后的命运	(140)





1482年1月6日,巴黎的教堂万钟齐鸣。首都市民从睡梦中惊醒,立即穿上衣服,离开家门,朝巴黎大戏院广场走去。广场两旁的店铺全关着,因为那天是“丑王节”。每逢这一天,中午十二点整,都要演戏;另外,人们还要指定一个丑八怪出来当教皇,给他穿上主教服,让市民们簇拥着穿街过巷,借以嘲笑教堂的主持。晚上,市政府广场上(即有名的沙滩广场)的绞刑台下,燃起一堆熊熊的篝火。巴黎居民急急忙忙地往前赶,因为听说有些外国使臣已经来了。其实,来的都是些普普通通的弗兰梅市民。但是,人们纷纷说他们衣着华丽,而且还准备参加丑王节活动,所以都想一睹风采。所以,这一天的巴黎市中心,可以说是人山人海,盛况空前。

据说,要演戏的那个巴黎大戏院的大厅,是世界上最大的剧场,长七十多公尺,宽三十多公尺。偌大的剧场,里面早已挤满了人。许多没能挤进去的人便冒着严寒在正门楼梯下等着,已足足等了一夜。那些看热闹的人分成两股人流,在梯梯上川流不息地上上下下,连宽阔的大广场也快被挤得水泄不通了。呼喊声、笑闹声响成一片,门口、窗口、屋顶,全



都站满了人。他们安安静静、老老实实在地时而望着大剧场，时而望着熙来攘往的人群，看到那些观众们演出的这场闹剧，一张张脸上都露出了会心的微笑。巴黎的居民本来就好奇心重，墙后的动静，当然就成了他们猎奇的头等大事。

你瞧，在这堵墙后，也就是说在大剧场里，人越聚越多，像涨潮的海水，有的顺着墙壁往上爬，有的往门上爬；结果，窗上、柱子上、塑像上，到处都站满了人。他们站的地方很不舒服，心里很不耐烦，再加上长时间等待所带来的困顿，一个个都变得格外暴躁。外国使臣至今仍未露面，在市政府大厦接待使臣的大学校长也还没来。里里外外都在怨声载道，有的在埋怨近卫队，有的叫冷，有的喊热，有的骂天气太坏，有的骂巴黎的主教和丑人教皇，连柱子、塑像、门闭着、窗开着……都骂。市民们本就牢骚满腹，加上为数众多的大学生们一个劲儿地火上浇油，群情更为激昂了。

有个市民说：“嗨！真不害臊！还是大学生呢，竟然这样说话！要在我们那时候呀，非得先当众揍他们一顿，然后就活活烧死！”

随即，四面八方响起一片喊声：

“这话是哪个王八蛋说的？”

“我认识他，他就是安德里·缪斯尼雅老板！”

“我们学校里的书店老板！尽用他的那些破书骗学生的钱！”

“喂，缪斯尼雅，我们得把你的那些破书统统烧掉！”







“缪斯尼雅，看我们不揍你的那些伙计！”

“见你们的鬼去吧！”那个肥头大耳、貌似老好人的缪斯尼雅先生嘟哝道。

“快住口，安德里老板！要不我就跳下去骑到你的脑袋瓜上！”巴黎圣母院副主教的兄弟德鲁诺·弗罗洛说。

安德里老板抬头一瞧，认出了攀在塑像上的那个青年人，掂量了一下他全身的重量，真的压下来，自己可真够呛。于是他只得忍气吞声，不言声了。德鲁诺接着说：

“最糟糕的要数咱们的教员：今天到处都在庆祝丑王节，可咱们学校里却冷冷清清的，什么动静也没有！”

“不过，话说回来，姆贝尔广场可够大的呢！”

“咱们把校长撤掉！”德鲁诺·弗罗洛喊道。

“咱们把安德里老板的书统统搬来，烧上一堆欢乐的篝火！”

“把学校办事员的棍棒也拿来烧掉！”

“还有椅子！还有家具！统统烧掉！”

德鲁诺接着喊道：“打倒安德里！打倒安德里！打倒医生和教师！打倒传教士和博士！打倒办事员和校长！”

“简直是无法无天，世界末日到啦！”安德里叫道，随即捂住了耳朵。

有个学生趴在窗口喊起来：“你们不是在议论校长么！瞧，他来啦！”

大家的脑袋“刷”的一下全都转向广场。



“对，对！是他！就是他！他就是那个蒂博校长先生！”

果然，校长骑着毛驴，由教授们簇拥着，正在穿过广场去市政府大厦迎接外国使臣！他经过时，受到了两旁群众极不礼貌的对待。

“您好哇，校长先生！喂，您也得说声大家好呀！”

“有人向您问好，您干嘛不回礼？”

“咦！这个老赌徒，怎么来得这么早？”

“肯定是今儿早上离开牌局离开得早呗！”

“瞧他那耳朵，比驴耳朵还长！”

“您好！蒂博校长先生！这个老混蛋！”

“您好像不太高兴哪！”

“准是昨夜赌输了。”

“看样子精神还挺疲倦的。”

“您去哪儿呀？大学可不在这边！”

校长走过去了，接着走过来的是教授和医生。学生们又开始起哄，又吵又嚷。每走过一位教授，他们就数一个：吉贝尔·德·许利、若阿尚·德·拉德奥尔、路易·达于耶、朗贝尔·奥克特芒、克洛德·绍阿尔、西蒙·桑甘……

“校长屁股后面拖的这条尾巴可真漂亮呀！”

“把市民们掉下的那些鞋捡起来，扔到这些丑八怪脸上去！”

“啊！西蒙先生让老婆骑在他背后哪！”

“他怕把老婆丢了昵！”





“他想得挺周到。晚安，夫人！”

“您好呀，先生。”

安德里老板凑到皇室皮货商吉尔·勒科尼老板的耳旁说：

“先生，我再跟您说一遍，世界末日到啦！学生这么说话，我从未听到过，全怪那些科学发明。发明得越多，咱们完蛋得越快！您瞧，书也不用手抄了，用什么机器印！有了印刷术，我的买卖全得完蛋！”

“是呀，太可怕了。瞧，大家不穿皮裘，都穿丝绒啦！”

这当儿，晌午的钟声响了。“啊！”人们异口同声地喊了起来。

大学生们安静下来了。只看见千万只脚在挪步，千万个脑袋在晃动，只听见一阵阵的咳嗽声和掏手绢的声音。原来大家在调整位置，摆好架势，准备看戏，一个个伸长了脖子，张大着嘴。所有的眼睛一齐向大厅深处的大门和演戏的舞台望去，可是什么也没看见。只有四个守舞台的军警一动不动地在那儿站着，既没有看见外国使臣和校长，也没瞧见演员。大家还是等呀等的，一分钟、两分种、三分种、四分种、五分种……过去了，足足等了有一刻钟，台上还是空荡荡的，什么也没有。于是群众的不耐烦立即变成了愤怒。

“快开演！”德鲁诺叫了起来。

“让弗兰梅人见鬼去吧！”罗班·普斯潘接着喊道。

人群一边跺脚，一边高喊：“快开演！快开演！”





好多人要往舞台上冲，遭到军警拦阻。

“把他们吊死！”有人喊道。

四个军警往后退着。这时候，只见幕布往两旁拉开，有个人走到台前。他个子很高，但长得却很瘦，看上去比他实际年龄要老，穿着寒酸，上下一身黑，胳膊肘和膝盖处都已褪色。

“快开演！快开演！”人群在嚷着，威胁着。

“再过五分钟就开演。”那个走到台前的人说。

“喂，你是什么人？”

“敝人是皮埃尔·格兰古瓦。”他自豪地接茬说，“本剧的作者，保证大家看了满意。剧本……”

“马上开演！”

“快开演！”

“弗兰梅人，见鬼去吧！”

“这就开演。待会儿我再向校长去道歉。”

幕拉开了，乐队开始奏乐，群众鼓掌。四个穿着艳丽服装的演员走上舞台，在一片喧闹声中开始表演。大学生们又嚷嚷起来：“看不清！听不见！”闹腾了足足有十分钟才平息。剧场终于安静了下来。突然间又传来一声高叫：“可怜可怜我吧！发发慈悲吧！”

原来是乞丐克洛潘·特洛伊法喊的。他正从天窗里探出身子，手里托着一顶帽子，向大家乞讨施舍。

“行行好吧！发发善心吧！”他又喊起来，声音低沉而凄楚。



观众发出抗议，学生们为他鼓掌，谁也听不清演员在说什么。

“那么多精彩的台词全错过了！”格兰古瓦懊丧地说。校长和四十八位使臣终于出现了。他们姗姗来迟，很不受大家欢迎。妇女们跟着学生一唱一和，对他们的迟到表示不满。

在丑王节，群众是可以自由行动的，所以谁也不听演员的台词一个个都去看弗兰梅人。这些人呀，没有一个是受过教育的，但是穿的却都是闪光耀眼的绫罗绸缎。皮埃尔·格兰古瓦心里焦急万分，照这么乱下去，谁还能听他精心创作的剧本呢？

“先生，要不要从头演？”他对旁边一个看上去挺有耐心的胖子说。

“你说什么？”那人问道。

“哎！我说的是戏！”格兰古瓦说。接着，这位诗人自己大声高喊：

“从头演！从头演！”仿佛他就是观众。

“别从头演！别从头演！”大学生们一哄而起，大声喊道。

“对！”校长觉得过这种节很无聊，开口说道，“接着往下演算了！”使臣们来了之后，教授们也要进来，军警不让他们跟着校长一起进。剧场里闹得越发厉害，谁也无法听清，谁也不想听清。好不容易才静下来，天窗上那个乞丐又把帽子一伸，发出一声撕人心肺的喊叫：“行行好吧！发发慈悲吧！诸位老爷！”





学生们学着乞丐的喊声叫起来。市民们却嚷着要大家安静,剧场乱极了。这时候,只见有个叫雅克·科巴诺尔的弗兰梅商人,脸上笑嘻嘻的,站起来说:

“巴黎的绅士先生们,我不明白咱们究竟在这儿干什么?只见舞台上有些人在走来走去,十分激动,但是他们在说些什么,我们根本不懂。你们请我们到这儿来,难道就是为了听这些玩艺儿的吗?你们说是让我们来参加丑王节,可我们那儿,教皇不是指定的,而是大伙儿选举的。选举的办法是:每个人轮流把脑袋伸出小窗口——这儿正好有个小窗口——做个鬼脸,谁做得最丑最难看,谁就当选,简单极了。你们愿意按这个办法选教皇吗?我看你们中间的丑八怪就不少,肯定可以大大热闹一番的。”

格兰古瓦想张口说些什么,可是,没等他开口,学生们就鼓起掌来……他又惊又气,连话都说不上来了。他编的那出精彩的剧本无法演出了。他原来信心十足,本以为今天晚上一定能一举成名,谁知非但没有成名,而且连收入也全泡了汤。群众一心想着由他们自己亲自推选教皇,一个个都在那儿欣喜若狂地又喊又叫。他只得无可奈何地用双手把脸捂住。





丑王与美少女

大家把两只酒桶滚到舞台的另一侧摆起来。克洛潘·特鲁伊富在天窗口做了个非常精彩的怪脸,但随即被人撵了下来。只见头一个出现在天窗口的那张怪脸,眼睑倒翻,露出了血红的眼皮,张着野兽般的血盆大口,额头像只旧靴子的鞋尖,观众看了全都哈哈大笑。接着又出现了第二张脸,第三张脸……每出现一次,观众就“咯咯咯”地笑得前仰后翻。形形色色奇形怪状的脑袋相继出现,有圆形的、方形的、三角形的、扁平形的、尖形的、鸟喙形的、兽嘴形的……可就是没有人形的。画家和雕塑家们最荒诞无稽的想象,顷刻间——都被变成了现实。一双双深凹的、闪闪发光的大眼,都在好奇地观望着。

大厅里根本分不出谁是学生,谁是使臣,谁是市民。男的、女的、有钱的、要饭的,统统都无从区别。谁也分不出谁是克洛德·特洛伊法、吉尔·勒科尼,谁是玛丽·加特莉弗、罗班·普斯潘,因为人人都在呼叫,人人都在狂笑。每出现一张可怕的怪脸,大家都哈哈哈哈哈笑得连嘴都合不拢,一个个都乐得狂呼乱叫。



突然,天窗里伸出一个跟天窗口一般大小的大脑袋,其丑无比,比先前出现的那些张脸,不知要丑多少倍。你瞧,鼻子四面开花,嘴像块马蹄铁,还露出一颗长牙,右眼像块可怕的大肉瘤,下巴像羊蹄,整个脸上惊、恨、忧,一应俱全。大家不妨想像一下他的整个脸型吧。要是您能想像得出的话。

于是,人群立即纷纷拥上前去,连商讨、犹豫、鼓掌都来不及。就把这一天的教皇选了出来,扛到肩膀上。及至看清之后,大家更惊得目瞪口呆。原来那人的怪相不是装出来的,而是天生的。或者说,他整个人本身就是个怪胎,不仅驼背,而且还是个鸡胸,两只脚一长一短,只有膝盖处才能并拢。他的手、手指和胳膊全都粗大无比,五短身材,而且上下左右一般儿粗。观众认出来了,立即异口同声地喊了起来:

“他就是加西莫多!就是那个敲钟人!他就是加西莫多!圣母院里的那个驼背!太好了,加西莫多!加西莫多万岁!”

有个大学生,大概是罗班·普斯潘吧,跑到加西莫多跟前想捉弄他,而且走得很近很近。加西莫多把他一把拦腰抱起,甩出有十多步远。那个弗兰梅老板科巴诺尔也上去跟加西莫多说话。加西莫多并没答理他,只是胳膊一挥,肩膀一耸,就把科巴诺尔吓得直往后退,边退边问:

“他是聋子吗?”

“那还用说,”德鲁诺·弗罗洛说,“他是圣母院里我哥哥收养的敲钟人。你好,加西莫多!”

“是钟声把他震聋的!”有个老太婆大声解释说,“不过,他并不哑。”





“他还多了只眼睛呢!”已从地上爬起的罗班·普斯潘补充说。

这时,乞丐、扒手、大学生已取来了新教皇穿的主教服,给加西莫多穿上。加西莫多并没有反抗,而且颇有点洋洋得意的样子。然后,大家把他抬到一块门板上,让他站定,还在他手里放了个十字架让他攥着。接着就由两个人将他扛了起来。加西莫多看到那些体格健壮、相貌堂堂的人身体笔直地站在自己的脚下,看见他们的脑袋在自己弯弯曲曲的大腿底下浮动,脸上的愁苦为之一扫而尽,立即露出了喜悦和轻蔑。队伍出发了,穿越巴黎旧城。皮埃尔·格兰古瓦的乐师们在前面奏乐开路,演员们尾随其后。大厅里孤零零地只剩下了这位剧作家兼诗人自己。

正月里天黑得很早。格兰古瓦离开巴黎大戏院广场时,街上已经很黑了。黑夜使他高兴,因为夜幕不仅可以隐藏他的痛苦,兴许还有助于他找到一家客店。他已欠了三个月的房租,剧本也没有卖到钱,加上早晨曾亲口答应付钱给房东……所以,他哪敢再回去住呢!他给石头绊了一跤,跌进了水沟,浑身湿透了。当他走到塞纳河畔时,心里想道:“要是河水不这么凉,我真愿意跳下去呀!”可惜河水太冷,所以他又继续往前走去。不一会儿,他来到沙滩广场,走到刑具架和绞刑架旁边——那是折磨司绞死犯人的地方。离绞刑台不远,有一堆欢乐的篝火在熊熊燃烧,火旁围着很多人。格兰古瓦走了过去,想烤烤火暖暖身子。

在人群和篝火之间,有块较大的空地。空地上有位姑娘



在那儿翩翩起舞。这位姑娘长得实在太美了。她究竟是人还是仙？格兰古瓦一时无法断定，因为丑王节这一天，他受的痛苦太多了。这位姑娘个儿并不太高，只因身材修长才显得有点高。她头发乌黑，肩膀裸露着，经火光一照，油汪汪的发着亮。她在一块旧地毯上飞速旋转。每当她那俊俏的脸蛋冲你转过来时，那双乌黑乌黑的大眼睛虽然一闪而过，却向你送来了秋波。她的两只胳膊滚圆滚圆、细嫩细嫩的，正舞动着一面小鼓。清秀的脸庞娇嫩欲滴，宛似稀世珍宝。裙子下面偶尔露出修长白皙的腿……突然，有块黄铜片从她头发上掉落下来。诗人立即想道：“啊！原来是位埃及波希米亚姑娘！”

火光不仅照着这位正在跳舞的姑娘，照着观众的脸，而且也照亮了圆柱大厦黑乎乎的墙脚下和绞刑架横杆上那一张张脸。在这些被火光照得通红的成百上千张脸中，有一张脸比别人的脸更火辣辣地盯着跳舞的姑娘。这是张道貌岸然的男人的脸，看不清他究竟穿什么衣服，因为他身体被周围的群众挡住了。看上去他最多不过三十五岁，可是头发已经不多，而且都已花白。但他的眼睛里闪烁着异乎寻常的活力，那是一股炽热的生命力和深藏的欲火的交融。他目不转睛地盯着波希米亚姑娘。当那十六岁妙龄的美貌姑娘为了博得观众的喜欢而越转越快时，他觉得自己的希望也愈来愈黯淡。

气喘吁吁的少女终于停了下来。观众热情地向她鼓掌。

“加利。”女郎唤了一声。

于是，格兰古瓦看见一只雪白的小山羊活泼地走到她面前。它浑身上下的毛软软的、闪闪发光。它的角、脚和颈上